



個人  
往事  
小說

倪斯霆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旧人

旧事

四

说

倪斯霆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人旧事旧小说/倪斯霆著.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476-0131-0

I. 旧… II. 倪… III. 小说—文学评论—中国—民国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1471 号

策 划: 黄政一  
责任编辑: 黄政一  
封面设计: 李 愿  
封面题字: 韦 一  
版式设计: 李如琬  
责任制作: 李 昕

## 旧人旧事旧小说

---

著者: 倪斯霆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http://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装订: 上海张行装订厂

版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字数: 253 千字

印张: 10.5

印数: 1—2500

---

ISBN 978-7-5476-0131-0/I·241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55

# 序

罗文华

获悉倪斯霆兄大著《旧人旧事旧小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我如逢大喜，高兴万分。

斯霆兄致力于民国通俗小说研究20余年，积累了丰厚的第一手资料，发表了上百篇重要论文，还参加过多次海内外高级别的学术研讨会，在这个领域中影响很大。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几代中国文学史研究权威专家，如吴组缃、吴小如、段宝林、陈平原、孔庆东等先生，都曾特别关注和高度评价过斯霆兄的学术成果。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伊藤虎丸先生，俄罗斯联邦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汉学家李福清先生等，也曾对我赞扬过斯霆兄发表的文章。然而，斯霆兄一贯老实做人，扎实做事，安心修炼，不急不躁，时至今日才出版自己的第一部专著，真正是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斯霆兄这种审慎、谨严的学风是非常难得可贵的。今天有幸为这部大著写序，自然有千言万语要说，现仅就《旧人旧事旧小说》一书的主题、内容和写法，略陈一二拙见，以便于读者了解此书。

斯霆兄的民国通俗小说研究工作，始终是站在“重写文学史”的学术高度进行的。他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是绚丽多彩、流派纷呈的，是

应该由新文学作家、各社团流派作家及为市民写作的通俗文学作家的作品共同构成的。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各种现代小说史及教科书，几乎无一例外地沿袭着以新文学作家为主流，各社团流派作家为支流，对通俗文学作家漠视无睹、不予入流的编撰模式。近年此种状况虽有改观，一些新出版的现代文学史论专著及教科书已将新文学作家与各社团流派作家进行了整合混编，但对通俗文学作家及作品仍采取轻视态度，即使偶有述及，也是观点陈旧、文字寥寥且错漏迭出。针对这样的研究状况，斯霆兄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其实民国通俗小说作家与作品绝不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零碎儿”，这些作家的作品在当年所拥有的读者群与产生的影响力，当为新文学作家与各社团流派作家总合的数百倍乃至更多。他进而认为：这些通俗小说作家的作品构成了民国时期市民文学的主流，并培养了一代人的阅读欣赏习惯。我同意斯霆兄的观点，我想起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鲁迅是新文学作家中的主将，但他的母亲并不读他的书，他母亲最崇拜的是张恨水——一位通俗小说作家。

斯霆兄的“重写文学史”，就是要以更加客观、科学、公正的态度，纠正补偏，恢复中国现代文学的本来面目。这种本来面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家和作品的丰富多样性。《旧人旧事旧小说》一书即是通过刘云若、张恨水、还珠楼主、秦瘦鸥、官白羽、王度庐、郑证因、何海鸣、程小青等为代表的二十余位民国通俗小说作家的生平描述与作品评析，再现当年五彩斑斓的市民文学的亮丽风景，从而展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丰富多样的一面。也正是在承认这种丰富多样性的前提下，以通俗性、市民性为主要特征的天津文学，在民国时期才能称得上“文学绿洲”而非“文学沙漠”。一个出现过像刘云若、还珠楼主、官白羽这样的大家巨匠的城市，难道不是一座文学重镇？因此，“重写文学史”，对像天津这样的被以往文学史家们忽视的城市，意义更为重大。

斯霆兄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早已是行家里手，经验独到，感觉敏锐，使得《旧人旧事旧小说》一书不仅史料新鲜，而且笔调轻松，知识性、可读性都很强。特别是文章的标题，皆很抓人，例如：《他在“五四”爆发前夕被北京大学开除》、《刘云若“信手拈来”的名著》、《李燃犀的“津门”无“艳迹”》、《设在封面上的“悬念”》、《“斜阳”下的津城胡同》，等等，充满了“谜”与“奇”的色彩，往往令读者欲罢不能，先睹为快。

20多年来，斯霆兄一直热情地为我编辑的报纸副刊赐稿，未曾间断。仅经我手刊发十篇以上成套的专栏文章，就有过三次。这些文章，很多就收在了《旧人旧事旧小说》书中。因此，我对斯霆兄的学术轨迹算是比较熟悉的。这也是我斗胆为他这部大著写序的原因。

2009年10月22日于津门龙海村蠹鱼斋

# 目录

- 1 / 他在“五四”爆发前夕被北京大学开除  
中国现代文坛第一公案真相揭秘
- 34 / 首倡白话文的《大公报》与北方市井小说  
从鳧公《人海微澜》轰动兼论高新民《杨三姐告状》与尘海过客《津沽繁华梦》
- 55 / 《益世报》捧红北派通俗小说“三元老”  
从董濯缨《新新外史》与赵焕亭《奇侠精忠传》及戴愚庵《沽上英雄谱》看北派通俗小说的崛起
- 88 / 《新天津报》与评书剑侠小说  
从张杰鑫《三侠剑》与常杰森《雍正剑侠图》出版看民国报人经营之道
- 100 / 两部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旧派武侠小说  
简议李涵秋的《侠凤奇缘》与张春帆的《天王老子》
- 106 / 从辛亥功臣到附逆文人  
民国倡门小说作家何海鸣的浮沉一生

- 123 / “鸳鸯蝴蝶派”与“礼拜六派”
- 129 / 刘云若“信手拈来”的名著
- 136 / 一部小说引发的一场妇女命运大讨论  
刘云若的代表作《旧巷斜阳》成书始末
- 150 / 首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慰安妇  
从社会小说《粉墨筝琶》看刘云若写作观的转变
- 157 / 官白羽第一部武侠小说发现记
- 166 / 附件一：官白羽和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倪斯震）
- 170 / 附件二：从官白羽第一部武侠小说谈起（官以仁）
- 172 / 鲁迅与武侠小说作家白羽的文字缘
- 186 / 秦瘦鸥与《秋海棠》及其续书  
兼谈《秋海棠》的两套版本
- 198 / 漫话神怪武侠小说作家还珠楼主  
《蜀山剑侠传》及其作者的“谜”与“奇”
- 240 / 中国的柯南道尔——程小青
- 246 / “因缘”与“姻缘”  
从张恨水小说《啼笑因缘》书名说起
- 251 / 寻找王度庐  
电影《卧虎藏龙》原著者的悲剧人生
- 260 / 技击小说首席代表郑证因与《鹰爪王》
- 269 / 平氏父子与琼瑶  
民国长篇社会小说《情海春潮》书外话
- 274 / 两位不知所终的民国武侠小说名家  
漫话《碧血鸳鸯》作者徐春羽与《七杀碑》作者朱贞木的小说创作
- 279 / 吴秋尘与津沽报纸副刊
- 283 / 李燃犀的“津门”无“艳迹”

- 从《津门艳迹》再版看民国通俗小说作家的“出土”
- 288 / 设在封面上的“悬念”  
民国通俗小说期刊封面赏析
- 292 / “旧巷”里的天津“故事”  
刘云若社会小说《旧巷斜阳》第三集封面赏析
- 295 / “斜阳”下的津城胡同  
刘云若社会小说《旧巷斜阳》第四集封面赏析
- 299 / 二分烟月小扬州  
刘云若社会小说《小扬州志》封面赏析
- 302 / 于陌生处觅新章  
读张赣生先生新著《民国通俗小说论稿》
- 310 / 附录：痛心泪眼忆恩师  
我心中的张赣生先生
- 316 / 后记

# 他在“五四”爆发前夕被北京大学开除

## 中国现代文坛第一公案真相揭秘

1917年1月,创刊已一年之久的《新青年》杂志在第2卷第5号刊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月后,第6号旋又推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由此拉开序幕。虽然一年前的10月1日,胡适在写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信中已明确提出文学改良“八事”,但将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称之为“一场革命”并被付诸实践,当从此时起。

就在刊发《文学革命论》的同期刊物上,新文学阵营又一健将钱玄同在“通信”栏发表了致陈独秀信,除对该刊“改良文艺”表示钦佩外,更是情绪激昂地喊出了铲除“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的口号,将矛头直指以林纾为首的复古派文人。在此后的一段时日,“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几乎成了封建复古派文人的代名词,被新文学家们反复鞭挞。但令钱玄同等人始料不及的是,尽管声讨在加剧,咒骂在升级,以林纾为首的旧文学营垒却始终不起来应战。对此郑振铎多年之后曾有过这样的描写:“他们(旧文人)始而漠然无所睹;继而鄙夷若不屑与辩;……他们(新文学家)便好像是尽在空中挥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情急之下,《新青年》两位编委合演的一出“引蛇出洞”的“双簧戏”



“復古派”文人林紓

登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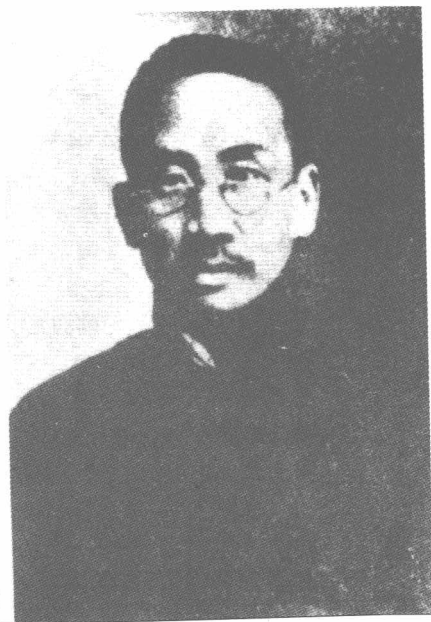
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的“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栏，刊出《王敬轩君来信》和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信》。前者总括了复古派文人的观点，历数提倡新文学者的罪状，并加以讽刺与谩骂；而后者则对前文进行逐段批驳和反击。随后，钱玄同又以“崇拜王敬轩者”为名致陈独秀书，讨论学理之自由权，并由陈独秀复信作答。由此造成两派针锋相对的“笔仗”局面。此招果然奏效，首先是一位署名“戴主一”者，以《驳王敬轩之反动》一文为“桐城谬种”之代表曾国藩平反，对《新青年》的编者进行质问与责难。在遭到反击后，当时被称为桐城派古文家“殿军”的林紓跳了出来。在其文章连续遭到新文学家们的驳斥后，恼羞成怒的林紓便于1919年二三月间，连续抛出恶意诅咒新文学家的小说《荆生》与《妖梦》。

新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桩公案由此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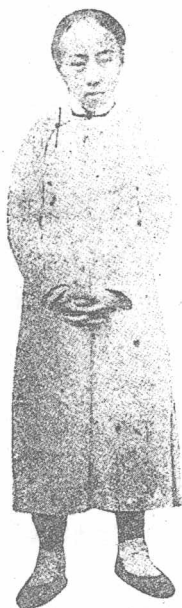
目前各种教科书与文学史专著对这桩公案多从论战双方的观点上进行介绍与评判,对于事件发生的具体详情均略而不谈。其实林纾这两篇在现代文学史上“臭名昭著”的小说的出现,是与一位小人物的鼓动与奔走密切相关,此人便是在当年虽头角崭露但经此公案而“罹难”,从此在现代文坛缄声无闻的张厚载。笔者有感于其因“年少才高”而“罹难夭折”的身世遭遇,近年一直多方收集其资料,虽所获甚微,但也可大略勾勒出他悲剧的一生。

### 北大学生写剧评,蔡元培找张厚载谈话

关于张厚载的生平,我们今天所知不多。从他“五四”运动爆发前



担任北大校长时的蔡元培



7岁时的张厚载

夕被北京大学开除时,仅差两个多月即毕业这一时间推断,他大约出生于19世纪的最后几年。原籍江苏青浦,小学毕业后随父母迁居北京。曾入林纾任汉文总教习的五城中学堂学习,对林氏古文钦佩有加,课余时常请教,被林收为入室弟子。

五城中学堂是由晚清政府官办的一所中等学堂,即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前身。从其当年开设的课程已有汉文、英文、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科去看,它与今天的一般中学别无二致,可见其在当年是属于得风气之先的现代学堂。但这种“现代”并没有使张厚载成为日后具有新文化思潮的现代青年,相反与林纾亲近的结果,使他完全继承了林氏学说,成为一个彻底的“国粹”派,不但对中国的古典文化深谙于心,而且对中国的传统戏曲更是达到痴迷的程度。对此,其晚年在回忆自己一生时,曾言:“余少时夙有剧癖,观后必记其剧目,多以

述评。”这种“述评”见诸报端,始于1911年,其时他不过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后生小子。但由于所记所评均拔新领异、言之有物,当年北京的《亚细亚报》及《公言报》均以专栏形式刊出,颇受读者瞩目,被众多戏迷誉为中国最小的剧评家。

当时梅兰芳头角崭露,誉满京华。其俊美的扮相与婉转的唱腔无不使张厚载倾倒,每观梅剧,他都激动不已。随着一篇篇虽有捧角之嫌但却见地不俗的评论文章的问世,使他成为当年鼓吹梅兰芳的第一人,并一跃而为所谓“梅党”的中坚人物。他在写这些剧评时,为自己取了一个极怪的笔名——张繆子。据他自己解释,“繆”字读音如“聊”,意指深谷。由于此字极为陌生,不在现代习用字之列,故拿到其名片的人,大多不知该如何称呼。晚年他因笔名常闹误会,再写文章时便署上与“繆子”谐音的“聊止”。



风华绝代的梅兰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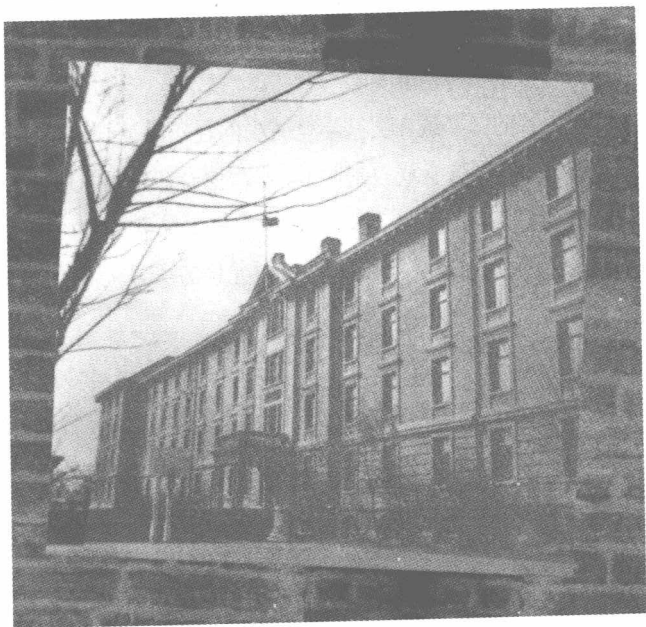
梅兰芳主演《天女散花》商务印书馆电影部  
1920年摄制

京剧在中国传统戏曲中形成较晚,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也不过只有百余年历史。但由于其博采众长的表现形式在当年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故进入民国以来,便迅速走红,成为京城艺坛一道亮丽的景观。然而与空前高涨的演出实践相比,对其从理论上进行阐释的评论却相对显得滞后。当时见诸报端的所谓“戏评”,其实均为“捧角”式的介绍。真正从理论上对中国京剧进行评鹭与批评,张厚载应为开创者之一。如他在当时所写《我的中国旧戏观》一文中,便明确提出京剧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的观点,并由此为契机,着重分析了京剧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意会”、“格律谨严”、“音乐性”等诸多特点。这在当年确是空谷足音,道别人所未道之言。也正因此,他同时期的文友曾这样评价其文章:“嚬子先生,壮游北部,历观名家之作,不可胜数,凡有纪述,举国传诵,一字之褒,荣逾华袞,故并世论京剧者,莫

不以繆子为壇坫也。”

1915年,张厚载从五城中学堂毕业后,直接考入了创办不久但声誉颇著的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

在京师大学堂基础上经改革鼎新而初创的北京大学,此时正处于风云动荡期。从民国元年北京大学揭牌正名起,短短五年间,该校校长之职便有严幼陵、马相伯、何锡侯、胡次珊诸人承担。其实此五年学校在教学方面并无建树可谈,仍在沿袭着京师大学堂的“教书育人”之规,培养着“老爷”式的学生(初时所招学生均为京官,故称学生为老爷,而校监及教员则称中堂或大人)。这些学生关心的不是学问与学术,毕业后的出路乃是头等大事。故教员中有学问者不受欢迎,而政府中有地位之人若来兼课,则备受青睐,因为毕业后可以



1918年建成的北京大学沙滩红楼

有大人物作靠山。科举时代遗留下的劣弊显而易见。此种局面直到1917年底蔡元培执掌校政后，方才得以扭转。蔡元培主校之初，便明确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作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除对学校的教学与管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外，更是在教员的聘用上采取兼容并包方针。最明显的便是在文科教授中，即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复等“新派”代表，又兼容了刘申叔、黄季刚、辜鸿铭等“旧派”人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年轻的张厚载踏入了北京大学。

开始两年，他也确是想摒弃旧习，不再看戏写剧评，一门心思研究功课。但时间不长，随着蔡元培到任使他所处的法科政治系发生了变化。本来在蔡氏主校之前，北京大学设文、理、工、法、医五科。由于蔡元培有反对学生学政治法律并不重视工科的倾向，故他一到任，便将工科划归设在天津的北洋大学，并主张取消法科。虽然此主张未获通过，但他对法科不甚重视却是事实。

紧张了两年的张厚载在突感学业减少的轻松后，旧习复发了。他又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去看戏写剧评了。学生课余在外兼职在当年的北大已是常事，但在报纸开专栏写剧评并产生极大影响，却为鲜见。《亚细亚报》、《公言报》上的专栏剧评引起了蔡元培的注意。于是，在1917年春季的一天，他找张厚载去谈话了。

蔡元培首先肯定了他的写作，认为大学生应该有这样的校外活动。随后话锋一转，指出观剧不要只拘泥于国剧一种，劝他要旷观域外，对欧美戏剧的源流和发展，也应作些研究。

得到校长的鼓励，张厚载文章写得更勤了。他不仅对梅兰芳的表演艺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而且还将视角扩展到其他菊坛名伶。举凡当年享誉京华的京剧名角，如刘喜奎、杨小楼、余叔岩、孙菊仙、程砚秋等，无不涉笔而书，可谓点评精当，妙论迭出。然而，正当他笔意甚浓乐